



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兒

● 朱小海

oceanpig2000@yahoo.com.hk



那一趟請假陪父親入院後，開始感到他真的老了。與此同時，也醒覺自己已告別吊兒郎當的歲月，必須有心理預備經常陪兩老進進出出醫院。

我沒有兒女，但幾個姊姊的兒子已長大，開始為升學煩惱。其中一個，會考成績一場胡塗，只得到處為他張羅。最後找到一間學校，若他勤奮向學，仍能銜接外國大學的最後一年。只是學費不菲，姊姊一家又經濟拮据，在她猶豫應否報讀之際，我給她一筆錢，囑咐她別擔心，難得兒子經此滑鐵盧，痛定思痛。我對外甥說：「你們誰願意讀書，我都支持。你要知道，待你念完這個課程，我的積蓄就差不多花光，但到你若能到外國升學，我一定想辦法支持你。我能幫你的，僅此而已，其他的要看你自己。」

家庭當然是一個捆鎖，但家庭卻是一個迫使人成長、成熟的地方。年輕人都有一股離家出走的衝動，但年紀漸長，卻發覺必須學會承擔家庭的責任。粵語長片中那些被打敗的山賊，總是以「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兒」來求大俠饒命呀。愈近中年，愈有這種被迫落草為寇

的山賊心態——為了家庭，多少身不由己、多少捨己忘我。

年輕時讀《大學》，讀到「家齊而後國治」，頗不以為然，認為齊家與治國是兩回事，儒家政治觀未免迂闊。現在才知道是自己淺薄。「離家」得自由，「回家」須犧牲，天秤的兩側原是嚴重傾斜，卻仍有人捨易取難，無非是難捨那似有若無的血脈親情。那是對自我的一種取捨。

從前我不明白政治人物的婚姻家庭為何會成為某些選民的考慮因素，如今我明瞭齊家雖然不同於治國，但國以家為本，那些忠於家庭、願意為家庭犧牲的人，比較不會隨隨便便的繪製出不惜犧牲家庭的富國藍圖來。

朋友中有聰明絕頂的人，為了照顧妻兒，不斷延宕入讀研究所的機會，大家都覺得惋惜，朋友卻甘之如飴；不過人生得失本就難以簡化計算，人情練達是文章，這種人一旦渡過難關，順利入學，是必能寫出大手筆，那卻是風平浪靜者所難測其高深。

朋友中也有些人際遇不佳，難免有點憤世嫉俗，然而當中有家室者，只要好言相勸，問題倒是不大，因為「養妻活兒」的壓力，從負面說，使人消磨意志；從正面看，卻使人變得踏實。說實在的，大部分男性都有鴻鵠之志，卻不見得個個都有鴻鵠之才，人到中年，除了個別大器晚成者，其他的，高下已分，大勢已定。這時候，我們必須重新評估形勢，將原初以為是無限的潛質，落實為有限的實質，並在重重限制中努力讓人生有點小成小就。

當然，「回家」也有機會使人真的變成「山賊」——為了養妻活兒而由「昔日五四青年」變成「今日貪官污吏」。但那已扭曲了「回家」的意義。既然「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兒」，你如此喪盡天良、「打家劫舍」，高堂妻兒又情何以堪？

「回家」以至「安家」，是男性安身立命的一大考驗。☪

(作者於本會聚會)



當夏娃作小產

● 雅蒲

早已想好這篇文章要以生孩子為題材，只是，還未下筆，就發現自己意外懷孕！

丈夫知道即將有小生命，心情既驚且喜；但我對這位不速之客，卻感到既不滿又煩惱，因為生養小孩雖在預計之中，但懷孕時間卻在意料之外——原本兩夫妻已報名參加旅行團，準備好心情暢遊古城埃及；而這個學期的兼讀課程又選修了兩個科目，功課較為繁重；加上工作事務繁忙……，懷孕令這些計劃均要通通讓路！

結婚已兩年多，生孩子只是時間問題，所以我逐漸接受自己已懷孕的事實。某天，在公司開會後，卻赫然出現作小產的跡象，心裡慌張徬徨，趕緊往急症室求診。在求診途中，以及住醫院觀察的那個晚上，我所能做的只是祈求天父看顧這個小生命的安危。在這時候，才深切體會神所賜的小寶實對我是很重要的。那一刻，我很害怕失去他！

在得與失之間，生命價值被迫重整。

身邊不乏一些朋友，常指社會風氣不良及未有能力送子女出國留學，所以不願生小孩。聽罷這些偉論，我心中不禁浮起一絲困惑，上帝最關心的問題，就是這些嗎？

但原來我也有自己排列的優先次序：旅行！進修！供樓！生小孩。一旦上帝不按我的牌理出牌，我就驚恐萬分，手足無措。感謝神容許我有機會重新整理自己，在家休養安胎期間思考這些問題。

原來生命價值的錯置，或許緣自我心深處，很喜歡把自己自以為，無意間把上帝的重要性降級，以致祂所看重的事，我倒輕看；然而，我所看重的，在祂而言可能只是次要的。在堅持得到與害怕失去之間，我再一次確認只有神才是生命的主，我要盡力做好本分，並安然面對變化。

這次作小產前，發生了一段小插曲。事緣懷孕後曾與丈夫初步商談家庭增添新成員後的各樣安排，由搬屋到找保母。瑣事難免令人心煩，丈夫總愛說神會有安排，其實我也如此相信，卻感到禱告不能少。不過，已婚男士似乎總愛保留睡前片刻的自由，上網、看電郵及欣賞足球賽事等，要建立夫婦間恆常的禱告生活看來仍須下苦功。就在作小產前的數天，我暗裡向神說：但願祢使我丈夫在禱告中被建立。☪

(作者於沙田堂聚會)

順得哥情失嫂意

● 亞莊 (美門堂)

